

中国民间海洋信仰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中国海洋学会 编



海洋出版社

第二届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资源研讨会文集

中国民间海洋信仰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中国海洋学会 编

海洋出版社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海洋信仰研究/上海海事大学，中国海洋学会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5027 - 8612 - 0

I. ①中… II. ①上… ②中… III. ①海洋 - 民族文化 - 中国 - 文集
IV. ①P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0090 号

责任编辑：张 荣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17.5 彩插：2

字数：320 千字 定价：65.00 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海洋信仰的传统与文化价值的多样性（代前言）

——第二届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资源研讨会综述

时 平

海洋信仰属于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人类生活的海洋环境孕育了人们对海洋的信仰，从崇拜海洋的自然现象、图腾、海神，到海洋信仰中神灵的人格化、世俗化及社会化，都表现出人与海洋结合过程中不断演变的信仰形态。神与人的交流，到神界与人界的分离，民与神杂糅和转换，所呈现的心理境界，是人们长期以来对海洋情感及精神层面的一种认知，并在海洋社会的传承中生生不息的延续、演化和传播。依赖和寄托的心理因素是海洋信仰传承的动力，渗透在生活、生产以及海洋社会秩序之中。社会的不断进步，使人们认知和利用海洋能力深入，特别是海洋价值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促使海洋信仰的作用出现新的变化，其中最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活动越来越多的融合，海洋信仰的心理价值更多地向文化价值功能转化。这是现在沿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于2010年6月举办第一届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资源研讨会，目的是讨论沿海社会海洋信仰多样性以及发生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扩大范围，组织第二次学术会议，以求深入的讨论海洋信仰的转型及其资源多元性价值。事实上我们在探索学术研究、现实应用和沿海地区文化的一种融合，追求的是海洋信仰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利用和价值的多元化，从中丰富我们对海洋社会的文化思考和重建。

2011年7月11—13日，由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上海海事大学、浙江省海洋文化研究会和岱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资源研讨会”在舟山市岱山县秀山岛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香港及德国等地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上海海事大学校长黄有方教授、浙江省海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于涟教授、中共岱山县委书记王伟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共岱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雅君主持，王伟书记、中国太平洋学会副秘书长魏宁分别代表当地和会议主办方致辞，随后举行了《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和《〈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首发式，黄有方校长和王伟书记为上海海事大学与岱山县人民政府合作成立的“海洋

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交流中心”揭牌。本次会议以“文化·生态·交流——祭海文化的多元利用”为主题，与会代表提交了30余篇论文，围绕祭海文化、海洋信仰和祭海文化资源的利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一、关于海洋信仰问题

对海洋信仰的探讨，内容涉及海洋信仰的形成、海神崇拜、东西方海神比较、妈祖、观音、龙王以及各地海洋信仰等问题，较之以往的研究呈现深化和多元的趋势。其中有学者对海神信仰的起源进行了研究。香港大学的钱江研究员在《古代航海文明圈的蛇图腾信仰与海神崇拜》文中对蛇图腾信仰的世界范围进行考察，认为蛇图腾原始信仰在世界古代航海文明中广为流传，对于学术界断言的古埃及是世界蛇图腾信仰的发源地观点，提出是“主要发源地之一”更为客观。他注意到蛇图腾信仰是海神崇拜的来源和表现之一，而且越来越扮演起海神的角色，与当地的民俗文化结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形式和社会功能。舟山市定海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会金涛研究员在《东北亚各国海神信仰考述》文中，依据中国、日本和古朝鲜文献记载，提出中国的原始海神是《山海经》记述的“四海海神”，其形为半人半兽，属男性；日本的海神与王权有关，“海神是龙”，神形为人身龙尾；古朝鲜海神信仰受中国影响，海神信仰为龙王。作者还从中国的海神信仰由“四海之神”到“四海龙王”的变化，提出了王权与神权的密切关系。舟山普陀区海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孙和军在《舟山群岛的海神信仰与祭海活动》中，依据实地考察及研究，认为新石器时期，普陀地区的古越人最早就存在蛇信仰，后把蛇形转化龙或龙蛇形，至今一些海岛还保存着原始的蛇信仰。同时，作者认为鸟信仰和网神信仰缘于古东夷人的鸟图腾和伏羲做网罟，它们成为普陀地区的边缘海神信仰。海洋出版社的刘义杰编审在《风帆时代海难记录与航海保护神的源起》中，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海神与航海保护神是存在区别的，海神出现的时间早于航海保护神，最晚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海神可以同时是航海保护神，但航海保护神是在航海成为交通重要工具后形成的对自然敬畏，不是海神。并通过晋法显到明陈侃跨越千年的海难记述考察，提出南宋之前我国比较普遍信仰的航海保护神是佛教中的神，之后经历了从区域性海神逐渐发展成为天妃为主神的演变。上海海事大学时平教授在《中国祭海起源时代与海洋信仰对象的考察》中，提出中国祭海起源时期海洋信仰的对象是早于龙蛇等图腾崇拜的海洋自然事物或现象，即人们认为的海洋中最有威力、最恩惠于人类的具体自然力、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依据我国沿海考古发现，至少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已经存在海洋自然崇拜的信仰。

妈祖信仰研究历来是中国海神和中国海洋文化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广东社会科学院李庆新研究员、罗燚英助理研究员提交的《广东妈祖信仰及其流变初探》一文，对妈祖信仰在广东传播的历史及地域因素进行具体考察，指出粤东、粤北和粤西地区妈祖传入与闽籍人有直接的关系，妈祖信仰在广东流传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变化，出现了妈祖信仰与其他当地信仰融合、多重信仰共拜等现象，这种“造神运动”中民间力量和草根文化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上海大学的黄慧珍教授在《〈天妃娘娘传〉和〈西洋记〉中的海神天妃形象》中，分析了明万历年间两部描述天妃“济世”和“救护”的文学作品，以此表达人们面对变幻莫测的海洋时，寄托于幻想的海神尽善尽美的佑护。金涛研究员在《舟山群岛妈祖信仰与天后宫》文中，就舟山群岛妈祖信仰信仰形成的原因，从历史和地理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把妈祖与原始海神和海龙王信仰比较，认为妈祖信仰体现人格化、平民化，不像其他海神那样虚幻，尤其是妈祖羽化后，民间传说对妈祖信仰的传播形成很大影响，舟山渔场和漕运所处的区位特点，对舟山妈祖信仰产生直接的影响，历代帝王的赐封和推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者考察认为，舟山沈家门天妃宫始建于明朝中叶，天妃宫与舟山其他寺庙一样，供奉多种信仰神祇。会议上，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普塔克教授在《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公元1400—1700年）》文中就中国与欧洲海神信仰的代表，从民间信仰、宗教历史、社会学、航海和海洋文化等多元视角进行比较考察，作者的比较显然是建立在各自的具体历史事例基础上的信仰、文化心理和地域及历史影响的分析之上，如女神的出现是符合大众的心理意愿，妈祖和玛利亚信仰都与地理发现时期有关系，虽然都得到官方的支持，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之中的玛利亚信仰在向外扩张的国家和殖民系统发挥作用，中国的航海不带有宗教使命，妈祖信仰在历史进程之中与国家权力融合，始终是基于向内的宣教。

会上有不少学者围绕舟山海洋信仰展开研究。岱山县民间文艺家协会陶和平在《舟山群岛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概论》中，从宏观的角度对舟山地区海神信仰文化进行时空和实际分析，认为由于历史上岛上居民不断流变，岛屿众多，没有形成舟山海神信仰自身的传承谱系，来自多方文化对其海神信仰都产生影响，形成诸多海神信奉并存的局面。来自岱山县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许成国在《舟山群岛海龙王信仰的三维结构与社会功能》文中，提出海龙王信仰是一个以海洋为主体的自然神崇拜，其中包含了农事特点的季节性和世俗特点的习俗性，其地理特点又使得海龙王信仰与其他多种神仙和宗教信仰包容及融合，出现海洋信仰中转化为文化的迹象。这种多种文化融合的海龙王信仰凸显了社会功能就是王权体系的神圣和力量，成为一个以生命为主体的文化图腾，海洋、信仰与社会治理集中

于神授的“天人合一”架构，直接影响社会的精神、心理、习俗、礼仪的梳理、导向及控制。孙和军在《舟山群岛的海神信仰与祭海活动》文中，把海神信仰分为海洋信仰（如海龙王等）和海岛庇护神（如观音等）两类，认为当地的海神信仰形成了主体神信仰突出，如观音、海龙王和妈祖；多神信仰融合，如一岛多神、一庙多神、一船多神；信仰神灵多元，如历史人物、祖先，发财平安祀神，民间传说和器物等。这种源于实地考察性的研究，真实地反映这一地区海洋信仰的变化及文化上的特点。王文洪在《论东沙羊府宫的现代意义》文中考察了羊府大帝信仰与岱山东沙渔业发展的关系，从传统的海洋渔业活动中揭示羊府大帝成为当地渔民保护神的内在价值，以及羊府宫把神灵信仰与道德规范结合起来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神法”效力。反映了民间信仰的特殊的社会价值。这是以往研究羊府大帝信仰和其他海洋信仰著述中比较缺少的。岱山县学者金立高在《岱山民间海神信仰和祭海文化资源综合利用研究》中对岱山渔民海洋信仰传统进行调查，发现在长期的海洋生活中，渔民从海龙王传说中寻找到底佑的希望，将海龙王的崇拜转化成渔家社会生活习俗，并随海神形象的人形化和当地龙宫规模的发展局限，孤悬海岛的居民形成了以海龙王为主的诸多海神信仰形态。岱山县学者王定甫在《浅析海神信仰与祭海文化促进海岛旅游全方位开发》中认为，岱山东沙镇民间迎神会的艺术表演形式与海神信仰有紧密联系，从出场次序、表演形式、服饰仪式等都释放了海岛祭海、海神信仰、迎神庆丰收的民俗性文化精华。岱山县学者汪益德在《岱山海洋文化中的宗教文化与渔民信仰探讨》一文中认为，岱山的陈棱和羊祜的祭祀与渔民祈求战神保护有关系。作者从当地的社会生活习俗和历史变迁分析了岱山的各种宗教信仰的演变，从中可以看到宗教信仰与渔民社会的密切关系，也从精神层面反映了以往渔民对现实及未来的寄托或期盼，进而从宗教文化的层面体现出岱山海洋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地域性的海洋信仰研究是具有建设性的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厦门大学历史系周运中助理教授在《陈棱与舟山群岛海神信仰》一文中，就陈棱信仰的出现进行了历史考察，与张坚、邱宏方论文中提出的陈棱庙在唐开成三年（838年）前就存在的结论一致。^① 但对文献所记宋代端拱二年（989年）建“陈大王庙”解读不同，张、邱认为，“大概是大修了一次。”^② 周文认为是两座庙，岱山岛陈棱庙晚于衢山岛庙。令人关注的是，作者还对陈棱信仰与洋山杨广庙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

^① 张坚、邱宏方：《岱山岛的海神陈棱信仰》，时平、陈雅君主编：《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91页。

^② 张坚、邱宏方：《岱山岛的海神陈棱信仰》，时平、陈雅君主编：《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第91页。

陈棱将军是忠于杨广的臣子，所以人们自然从信仰陈棱延伸到杨广，才出现杨广庙。认为有学者提出大洋山杨广庙出自海商还缺乏证据。作者研究提出，明初海禁导致陈棱信仰随民迁徙浙江传承，后由于陈棱的影响并不著名，其信仰也随历史变迁而衰弱。舟山市民间文艺家学会张坚研究馆员在《徐偃王在翁山——舟山地方神调查笔记之一》中，就记载徐偃王的史实进行了考察，认为“大约同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同时”，距今2600多年逃亡到舟山，在舟山留下遗迹和文字，为一些地方百姓所奉祀，指出嵊泗徐公岛和泗州神可以追溯到徐偃王时代。

会上还有学者对目前海神研究的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陶和平认为研究领域集中在观音、妈祖、海龙王及部分区域性海神上，而对“其文化质”的研究不够深入。并对区域性民间海神信仰特点进行探讨，认为受到航运活动和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海神信仰的区域性是相对的，“文化区域”是研究者基于研究需要而提出的；海洋的流动性使得海洋信仰文化区域之间具有“贯通性”；同时区域性海神信仰一定带有本土印记。

浙江海洋学院的柳和勇教授在《论观音文化核心内涵的深层底蕴》文中认为，观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将佛教内容与中国民间崇拜特点杂糅形成的民间信仰文化，并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层面进行分析，指出观音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初原性文化内涵，表现了世俗性、亲和性和朴素性的特色。厦门大学廖大珂教授在《略论厦门的“送王船”信仰》文中就送王船信仰的起源和分布及各自特色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注意到它在闽台地区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海神信仰现象，而厦门形成较晚，现所见最早记载的是明代后期西班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kardin de Rada）于1575年写的《马丁·德·拉达札记》（全称《菲律宾群岛奥斯定修道会神甫马丁·德·拉达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早期的厦门送王船仪式保留妈祖信仰的形式，也吸收民间驱魔辟邪的习俗，并非源于台湾民间送郑氏灵柩回大陆的民俗，所送王船均是经过专门建造的真船，祭拜神灵主要是厦门海上交往所需要的保护神妈祖。同时他还考察了当代送王船信仰在厦门同安区、海沧区和湖里区的传承及现代的演变，特别是指出祭祀内涵已经演变为群众性的传统民俗文化庆典活动，也成为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民间文化交流的平台，结论是送王船这一民间信仰是一种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而形成独特的传统风俗。

二、关于祭海文化问题

祭海文化是学术交流的一项重点内容，它与海洋信仰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祭

海时代的起源，时平依据对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期我国涉海的考古发现，从跨湖桥发掘的航海器具成熟度分析，提出中国的祭海活动时间距今两三万年，甚至还要久远。岱山县学者黄均铭在《也谈祭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中认为，伏羲结网尊为网神是渔捕时代的原始海神，有捕捞历史就存在祭海活动，并提出徐福祭海是最早有迹可循的“官祭”。华东师范大学周茹燕教授在《〈西洋记〉中的祭海活动》中提出中国的官方祭海活动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开始，并从明代小说《西洋记》中有关祭海的描述分析明代官方祭海的特色，表现在国家重大祭海活动由皇帝主持，重要祭祀由最高长官主持，场面宏大，传统祭海活动有一定仪式程序。岱山县民间文艺协会副会长金立高在《岱山民间海神信仰和祭海文化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文中提出，岱山先民崇拜陈棱刑马祭海是岱山祭海的起源。就祭海功能的研究，上海大学沈瑞英教授在《神话与仪式：祭海文化的功能构建》中提出祭海文化功能，源自具有开放性、体系性、功利性的神话与具有信仰理念、集体崇拜、文化认同的仪式交融形成的形神一体信仰活动，指出神话以超自然超现实的想象，通过仪式的秩序建构了海洋民族的信仰、崇拜、文化与心理认同，在理论层面深化了祭海文化的研究。围绕祭海的礼制和仪式问题。黄均铭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祭海活动的变化，指出改革开放后，祭海活动不再是单纯的祭祀活动，而是注入了欢迎渔民出海、庆祝渔业丰收、祈求平安、保护海洋、等内涵，祭海成为一种节庆文化，构成海洋庆典、精神文明、生态保护、文化建设对外交往的平台功能。广东暨南大学王元林教授在《明清国家礼制中的四海祭祀》文中认为，四海祭祀是国家岳镇海渎郊祀内容之一，在国家大事祭告、水旱灾害等方面都成为郊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发现在地方所建的神庙中也存在海祭活动。同时指出四海祭祀是国家权力在地域上的体现，多了一层国家疆域四至的展示，实质是国家政权架构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儒家敬天法祖的观念，维护民族的统绪和国家一统的局面。作者依据史籍，认为唐宋时期国家意义上的海神逐步民间化，宋朝以后出现地方化现象，明代四海神在国家礼制中地位有下降之势，清代四海祭祀与明代没有太大变化，明清时期四海祭祀只是维系传统的礼制秩序，一些地方志书中已经出现把四海祭祀与地方一般神灵祭祀混同的情况。从国家正统的礼制研究祭海问题，以往研究涉及者不多，作者的论述无疑使人们将中国的海洋信仰从地域和国家两个维度联系起来思考，尤其是从国家政权体制上认识祭海的政治属性。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的徐作生教授在《马来西亚华族祭海风俗考察》中，对马来西亚柔佛的新山、麻坡和古打丁宜三地华人的祭海风俗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当地口述历史，指出麻坡祭海活动源于1876年巴冬镇天后宫建立，随后又在邻近建造清水祖师殿，是漂泊海外渔民、船工和商人寻求神灵

庇护的产物；古打丁宜湾角村天后宫祭海活动最先是渔民单纯海上祭祀，祈求平安，后在咸丰时期传播到柔佛新山市，光绪六年在福建会馆原址建造天后宫，逐步发展成华人祭祀活动。祭海风俗成为当地华人含有历史、民俗、宗教、艺术等诸多文化民间文化，蕴含着传承先祖的神圣理念，因此祭海风俗具有民间的勃勃生机。

研讨祭海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导向，主办者尝试把中国沿海社会普遍存在的祭海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从文化资源多样性探讨文化价值的多元利用，为沿海地区海洋文化建设提供思路。与会学者就此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及建议。黄均铭对祭海活动的现代文化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以节日为载体，以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气氛为表现形式，展示了民族心理、道德伦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节日文化。以岱山祭海节庆为例，指出了它所具有“海洋庆典的重头戏”、“精神文明建设的好载体”、“友好交往的大平台”、“生态环保的好形式”、“繁荣文化，发展经济的助推器”等主要功能。尤其是指出海洋环境是一种资源，要在祭海节庆活动中融入保护海洋生态的内容。王定甫认为，岱山的谢洋祭海大典促进了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和海洋信仰包容性的发展。围绕祭海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一些代表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钱江研究员就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海神庙旅游观光、开发再造和运营情况认为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值得一些海洋信仰地方发展海洋旅游的考察。金立高就恢复东沙镇青龙头、白虎山、衢山的观音山、岱山的超果寺海神信仰等景观的旅游开发提出建议。王定甫提出海岛地区要发挥海岛独有的海神信仰文化的引领作用，通过海神信仰、迎神赛会和祭海等品牌，将古今经典项目相互衔接，与其他海洋景观配套融合，形成资源优化，展示民间信仰文化现实风貌。

三、有关海洋历史与海洋文化问题

王文洪还对羊府宫保存的清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止吉旦公立《渔汛禁约》和光绪十二年四月《理民府勒石》碑记进行考察，其中使人注意到这两块碑记对于中国海洋法的历史以及渔业法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徐晓望研究员在《隋代陈棱、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文中，对以往学术界争议的陈棱率领的东阳兵进行考证，依据人口、陈棱祭海和到达流求的时间，认为陈棱出发的东阳不是义安郡古称的东阳郡，而是浙江的东阳郡；还依据新见的《闽中异事》考察，陈棱到流求国的航线最有可能是义安郡的东山岛始发，推测高华屿在澎湖列岛，句鼈屿有可能是指鸡笼屿，认为将闽川解读为闽江是误解，应指福建代称，还提出朱宽有可能4次到流求。作者的新见比以往深入许多。浙江海

洋学院方牧教授在《我的“祭海”情结》中不仅就中国人传统的祭祀进行了解读，认为祭祀是天人对话的平台，源于抚慰心灵、团结社群、建立自信的需要，而且分析中国人信仰的龙，最初在陆海空三维之间，后来演化为主司海洋和水域的神，对龙王的祭祀成为祭海的主流形式，目的是祈求航海平安和向历代航海者表示敬意，今后这种祭海活动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会议期间，学者们还专门围绕岱山海洋文化的多元价值，分别从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生态建设、海洋文化品牌塑造、文化创意、海洋产品开发、渔村和海洋民俗等进行讨论，目的是从海洋文化资源角度探讨资源的多样性和发现多元价值，在研究其学术价值同时，重视研究其应用价值，尤其是社会经济价值。事实上，这次讨论是选择海洋信仰和祭海文化的角度，对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展开更进一步的探讨，继续推进对沿海社会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繁荣我国的海洋文化。

目 录

前言 (I)

海洋社会现象:海洋信仰与海神崇拜的传承

古代航海文明圈的蛇图腾信仰与海神崇拜 (中国香港)钱 江(3)
中国祭海起源时代与海洋信仰对象的考察 时 平(12)
东北亚各国海神信仰考述 金 涛(21)

妈祖信仰的流传与地域特色

海神妈祖与圣母玛利亚之比较(约1400—1700年) (德国)普塔克(31)
广东妈祖信仰及其流变初探 李庆新 罗燚英(42)
湄洲岛最新一次大规模海祭妈祖调查 周金琰(56)
舟山群岛妈祖信仰与天后宫 金 涛(65)

地域视域:海神的多元化与文化的记忆

风帆时代海难记录与航海保护神的源起 刘义杰(77)
论观音文化核心内涵的深层底蕴 柳和勇(83)
舟山群岛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概论 陶和平(91)
舟山群岛的海神信仰与祭海活动 孙和军(100)
舟山群岛海龙王信仰的三维结构与社会功能 许成国(106)
论东沙羊府宫的现代意义 王文洪(114)
陈稜与舟山群岛海神研究 周运中(118)
岱山海洋文化中的宗教文化与渔民信仰探讨 汪益德(126)
徐偃王在翁山
——舟山地方神调查笔记之一 张 坚(132)
上海浦东地区航运信仰初探 闫彩琴(139)

浦东钦琏信仰初探.....	苏月秋(151)
崇明岛祭海习俗及天后宫遗迹踏勘.....	徐作生(158)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新加坡华人移民海神信仰个案研究.....	孟庆梓(166)

祭海的习俗与传统礼制

明清国家礼制中的四海祭祀.....	王元林(177)
神话与仪式:祭海文化的功能构建	沈瑞英(189)
《西洋记》中的祭海活动	周茹燕(192)
略论厦门的“送王船”信仰	廖大珂(196)
马来西亚华族祭海土风俗考察.....	徐作生(204)

祭海文化资源多元价值与利用

岱山民间海神信仰和祭海文化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金立高(213)
也谈祭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黄均铭(218)
浅析海神信仰与祭海文化促进海岛旅游全方位开发.....	王定甫(227)

海洋文化:历史与文学

隋代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	徐晓望(233)
我的“祭海”情结	方 牧(244)
后记.....	(263)

海洋社会现象： 海洋信仰与海神崇拜的传承

古代航海文明圈的蛇图腾信仰与海神崇拜

钱 江 *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蛇图腾的原始信仰和崇拜分布甚广，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发源地及航海民族都存在着蛇图腾信仰，尽管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蛇图腾模型、版本和民间传说，但几乎所有的航海民族都将蛇与海神联系在了一起。本文拟根据西方有关文献的记载和东南亚航海民族中的民间传说，讨论蛇图腾原始信仰的缘来及其在世界上（除了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之外）各地区的大致分布，印尼爪哇岛的印度洋女神崇拜，以及印尼巴厘岛海神庙旅游资源的开发。

一、蛇图腾原始信仰的缘来与分布

关于蛇图腾原始信仰的缘来，自 19 世纪末开始，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和古代民间宗教的西方学者便开始争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James Ferguson 认为，蛇图腾原始信仰或起源于古埃及幼发拉底河下游一带的图兰尼部落 (Turanian Tribe)，而后才逐渐地传播到世界各地。^①此后不久，G. Elliot Smith 进一步细化了有关蛇图腾信仰的传播理论，确认这一原始图腾信仰大约在公元前 800 年发源于古埃及。然后，由波斯湾的航海民族腓尼基人将此蛇图腾信仰传播到了印度、东南亚和太平洋诸海岛，最后辗转传到了美洲。^②由此看来，在古埃及的蛇图腾原始崇拜中，蛇最初是幼发拉底河的水神，随着这一水神进入古代波斯湾、阿拉伯海及印度洋的航海文明圈，才被东非、西亚及南亚的各航海民族接受、进而逐步地成为世界上各航海民族所普遍祭祀、崇拜的海神。不过，所谓的

*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James Ferguson, *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Or Illustrations of Mythology and Art in India in the First and Fourth Centuries after Christ, from the Sculptures of the Buddhist Topes at Sanchi and Amaravati*. Delhi: Indological Book House, 1971 reprint, p. 3.

② G. Elliot Smith, *The Migrations of Early Culture*, Manchester, 1916; G. Elliot Smith,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in the East and in America*, London, 1916.

蛇图腾原始信仰其实在各人类文明圈内均不同程度地自发产生、存在着，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蛇图腾原始信仰就未必一定是传自古埃及。

作为海神的蛇图腾原始信仰在世界各地的分布范围非常广。在澳大利亚，以蛇图腾形象出现的海神名为 Wollunqua。信奉 Wollunqua 海神的主要是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 Warramunga 部落。当地土著认为，海神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她是世界上所有蛇的先父，住在海底的一个大洞穴里。为了讨好海神，让她不要出来伤害人类，土著居民便凭着自己的想象，堆砌起一个巨大的蛇状土丘，象征着海神。然后，环绕着土丘，跪地磕头，虔诚地祷告，求 Wollunqua 海神保佑，不要伤害部落成员。不过，在新南威尔士省，当地土著心目中的海神形象却是两条长达 40 英里的巨蟒，永生不死。^①

在非洲，蛇图腾的原始崇拜随处可见，但以西非诸国为最，尤以贝宁（旧称达荷美共和国） Whydah 部落对蛇图腾的信仰最为典型。在当地，蛇神名为 Dañh - sio 或 Dañh - gbi，意为“彩虹”。土著居民认为，这一以大蟒蛇为象征的蛇神是世界上所有蛇类的始祖，居住在蛇庙内，它不仅是人们的保护神，而且可以为男人们带来财富。^②

在南美，尤其是在墨西哥，蛇图腾崇拜是当地宗教信仰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由于南美原始森林与河流中盛产响尾蛇，因此，响尾蛇经常成为代表性的崇拜图腾。在 19 世纪的墨西哥，人们将响尾蛇供养在寺庙内，并以新鲜的人肉作为祭品供奉给蛇神享用。在墨西哥阿兹特克部落中，人们信奉着一个名为 Huitzilopochitli 的人面鸟身神祇。在阿兹特克人的神话传说中，Huitzilopochitli 是从主宰日、月、星象和战争之女神 Coatlicue 的儿子，而 Coatlicue 这一名称的字面意思就是“蛇的裙子”。但凡遇到险情，土著居民就将蛇皮覆盖在 Huitzilopochitli 的神像上，祭师则挥舞着一条木制的蛇在拜神仪式中施展法术。^③

在新西兰和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大部分海岛，蛇图腾崇拜的现象不太普遍，唯独汤加群岛是个例外。在汤加群岛，当地土著居民将蛇视为是万能的海神。^④

在西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Koita，人们信奉一个名为 Tabu 的蛇身海

^① Baldwin Spencer and Frank Gillen, *The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1904, pp. 226 – 228, p. 495.

^② A. B. Ellis, *The Ewe - speaking Peoples of the Slave Coast*, London, 1890, pp. 60, 148. W. Bosman, *A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 of Guinea*, in J. Pinkerton,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London, 1808 – 1814, Vol. 16, pp. 493 – 499.

^③ Bernal Diaz del Castillo,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1632, Harmondsworth: Penguin Classics, 1973 reprint. José de Acosta, *The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 Edited by Jane Mangan, Translated by Frances Lopez – Morilla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W. Mariner, *An Account of the Natives of the Tonga Islands*, London, 1817, Vol. 2, p. 139.